

# 没有人比朕更懂宫斗

眼下正是乍暖还寒的时候，自入了惊蛰后就一直在下雨。

姜虞从姜府回宫已经半月有余，这些天一直在下雨，她就一直在明和殿里没出去。

今日难得放晴，有矇眬日光透过窗照进来，落在餐桌上。

姜虞的一日三餐照例是水煮青菜。

她看着桌上绿油油的青菜，靠在椅子上半天不动弹，试图把身体控制权让给温怀璧：「我吃这么久了，你帮我吃一顿，就一顿。」

温怀璧看着满桌青菜，然后闭上了眼：「你都吃了这么久了，继续吃。」

姜虞夹起一根青菜在面前晃来晃去：「你在我身体里好歹也要做点什么吧，我都吃这么久了，所以该你吃了啊。」

温怀璧不为所动：「进宫三年不都这么过来了？」

姜虞嫌弃地把菜叶子丢回去，把筷子往桌上一拍：「我那是因为经常有加餐！」

温怀璧：？

姜虞说着，突然拍了拍脑袋：「对了，加餐！」

她「嗖」地一下站起身来，从屋子角落里翻出一只小竹篓，径直就出了明和殿。

温怀璧看着她越走越偏，终于忍不住问：「去哪？」

姜虞搓搓小竹篓上的把手，扒开了御花园中的一处灌木，踩着  
小径往前走：「加餐去。」

脚下的泥土还有点软，她走了一会儿，才终于走到了小径尽头。

小径尽头和入口处一样是一丛灌木，她舔了舔唇，蹑手蹑脚扒开灌木，入目便是一座幽静园林的一角，不远处还有一面静谧的湖。

温怀璧声音凉飕飕的：「这就是你说的加餐？」

姜虞鬼鬼祟祟走到湖边长廊上，从长廊里摸出来一把鱼竿：  
「对啊。」

温怀璧也看见那把鱼竿了。

他深呼吸，深深呼吸，深深深呼吸：「来蓬莱池加餐？」

蓬莱池是一座大大的园林，园林里有一面大湖，园林外有侍卫把守，通常没什么人会来这里。

姜虞在鱼钩上放了饵，然后慢吞吞把钩子放进湖里：「以前我天天来这里加餐，这几天下雨，我都差点把这里给忘了。」

她一边说，一边甩了甩鱼竿，语气低落：「最近南疆的鱼苗进贡得少了，这湖里都没多少鱼了。」

温怀璧告诉自己要保持微笑：「湖里的鱼为什么少，你心里没点数？」

姜虞盯着湖里的鱼：「难道还是被我吃少的不成？」

正说着，突然有一条肥嘟嘟的红色大鲤鱼游了过来，甩着尾巴把湖面荡出一圈涟漪。

姜虞抓着鱼竿的手紧了紧，屏住呼吸，盯着那条大鲤鱼：「你看我把这条糖醋鲤鱼钓上来！」

温怀璧：「……」还说不是被你吃少的？

突然，手里的鱼竿微微沉了一下。

姜虞死死盯着水里的动静，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，又轻又缓。

等那条大鲤鱼咬死了鱼钩，她猛地一收鱼线，就把那条鱼钓出了水面，然后美滋滋地把鲤鱼放进小竹篓里，又往里加了些湖水，动作十分熟练。

钓上来大红鲤鱼后，姜虞又放了个饵在钩子上，然后继续把鱼钩放下去钓鱼。

她晃着鱼竿开始哼不知名小曲儿，突然又游过来一条鱼，她舔舔唇：「再看我把这条清蒸鱼给钓上来！」

温怀璧：「.....」就是被你吃少的！

他刚想开口讽刺两句，就顺着她的目光瞥见了湖面上的倒影，只看见她唇角勾着笑，一双明亮的杏眼亮晶晶的，满脸笑意。

刚才没说出来的话突然就不想说了，他瞧着湖中游来游去的鱼，突然控制着身体指了指近处的一条灰色肥鲫鱼。

姜虞的目光落到那条鲫鱼身上，语气疑惑：「怎么了？」

温怀璧垂眼，一不小心与湖中倒影对视了一下，他赶忙挪开视线：「你不想喝鲫鱼豆腐汤？」

姜虞掌控住身体，准备把鱼竿收了：「是你想喝吧？」

温怀璧急忙出声：「放肆！朕怎么可能？」

姜虞开始收鱼竿：「就是你个馋鬼想喝！」

她指了指竹篓里活蹦乱跳的两条鱼：「行了行了，一人一条。」

温怀璧不说话。

姜虞等了一会儿，见他不说话，就直接自己收了鱼竿，拎起小竹篓走了。

到御花园的时候，天上又开始下雨了。

起初是淅淅沥沥的小雨，后来雨越下越大，直接变成了倾盆大雨。

姜虞没带伞，拿起小竹篓顶在头上就准备跑回明和殿去。

还没动呢，身后就响起李承欢带着嘲讽的声音：「哟，这不是姜美人吗？这么大雨，怎么连个撑伞的下人都没有？」

姜虞压根没理她，顶着小竹篓往前跑了两步。

李承欢见姜虞不理她，于是小跑两步追上她：「也对，像你这种不得宠的货色，身边能有个人伺候就不错了，哪儿配有人给撑伞？」

姜虞眉头皱了皱，继续往前跑。

李承欢见状，跺跺脚，直接又追上去，扯住了姜虞的袖子：

「你跑什么？我说错了？你们姜家人可真有意思，出了你个假清高不得宠的玩意儿就算了，你那个疯子姐姐居然还被你给斗死了。」

姜虞脚步顿了顿，拧眉瞧她：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」

李承欢松开扯着她袖子的手，笑嘻嘻凑近她：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那个姐姐要害你的事情整个宸阳都传遍了，她也是个蠢的，竟然连你都斗不过，还臊得上吊自杀了！」

姜虞抓着小竹篓的手突然收紧，指甲都陷进了竹篓里。

李承欢笑得更开怀了些：「当初你姐被马匪玷污都能厚着脸皮活着，居然因为这么点小事就自杀了，姜虞，你们家可真是家子尼姑命，就等着绝后吧！」

姜虞沉默地看了李婕妤一会儿，突然面无表情道：「那婕妤姐姐圣宠三年都未能有子，莫不是绝种命？」

李承欢脸上的笑意霎时收住了，她气急败坏推了姜虞一把：「你胡言乱语！」

雨天地滑，姜虞猝不及防被推了一把，一个没站稳连连后退两步，小竹篓也没拿稳，「啪唧」一声掉在了地上。

竹篓里的两条鱼顺着滑了出来，活蹦乱跳地在地上甩尾。

李承欢瞥见地上跳着的鱼，后退一步躲开了些，嗤笑道：「姜美人不仅是尼姑命，还是个穷酸命，这鱼又是哪儿偷的？」

姜虞垂着眼，目光随着那两条鱼动。

豆大的雨点一滴一滴砸在她身上，顺着湿淋淋的头发流到脸上、肩上，把浑身都浸了个湿透。

突然，她弯身拎起两条活蹦乱跳的鱼，然后用那条跳得正欢的红鲤鱼猛地扇了李承欢一下：「那婕妤姐姐一路跟着我是做什么？难不成是为了向我讨条鱼吃？」

李承欢被带着腥的活鱼扇了一下，吓得连连后退，一个没站稳就「扑通」一声滑倒在地，整个人狼狈至极地倒在了地上。

姜虞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面无表情地把手里两条鱼都用力砸在她脸上：「那这几条鱼就当是我送你的，请婕妤姐姐多吃点，用、力、吃！」

两条活鱼离了水，一下子被砸在李承欢脸上，瞬间就又扑腾着弹起来乱跳，但是鱼没有脚，跳不了多远，没过多久就又「啪唧」一下摔回李承欢脸上。

李承欢紧紧闭着眼，双手胡乱挥舞着要把鱼赶走：「啊——」

姜虞把竹簍又扣在她脸上，然后才看向李承欢那个已经被吓傻了的婢女：「好好伺候你家主子。」

说完，她就直接转身走了。

这回她没有跑，拿来遮雨的小竹簍也没了，她却慢悠悠地走在雨里。

温怀璧察觉她情绪不对劲，张了张嘴，却也不知道说什么。

先前在姜府他骗她姜嫫死了的时候倒是张口就来，眼下姜嫫真死了，他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

雨很凉，他见她走得慢，终于控制住身体把衣服裹紧了些：「非要生病了你才开心？」

姜虞没回话。

他裹紧衣服快步往明和殿跑，快到明和殿的时候，却听见一路沉默的姜虞笑了一声。

起初，他以为是自己听错了，可姜虞却越笑越大声，像是抛却了所有包袱和伤心事一样开怀大笑。

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断断续续道：「你不觉得好笑吗？被满城传裸身小像的时候没有羞愤自杀，被退婚的时候没有羞愤自杀，做了那么多坏事没有羞愤自杀，现在她就这样自杀了？」

温怀璧没能从她的声音里听出半点开心。

她还在笑，像是疯魔了一样：「她那么想我死，我还没死呢，她就自杀了？」

温怀璧被雨淋得睁不开眼睛，他低头仔细看路，直接冲回了明和殿里。

他取了张帕子把脸擦干，又把头发上的水擦干，许久才说：「你哭了。」

姜虞一愣，控制住身体往眼睛上狠狠抹了一把，声音平静得出奇：「她该死。」

温怀璧摇摇头，直接去烧了洗澡水，等水温合适的时候闭着眼坐了进去。

若是放在往日，姜虞这时候肯定要和他夹枪带棒说几句，但今日却没说话。

温怀璧叹了口气，洗完澡又坐到镜子前去把头发擦干了，然后把桌上的小青菜和米饭给蒸热了。



他拿了双筷子，就着淡而无味的青菜开始埋头猛吃。

等一碗大米饭和几碟青菜见了底的时候，姜虞才突然问：「你不是不吃吗？」

温怀璧握着筷子的手顿了顿，但还是夹起一筷子米饭往嘴里送：「你哪只眼睛看见朕不吃？」

姜虞没抢身体的控制权，声音有点哑：「两只眼睛都看见了。」

温怀璧用筷子戳了戳盘中青菜：「那朕现在在干什么？」

姜虞沉默一会儿：「你以前不吃。」

温怀璧把最后一口青菜吃完：「朕这是怕你饿死。」

他咽下青菜，又喝了口水，才慢吞吞又补一句：「你死了，朕也活不成。」

姜虞闷声道：「你能不能别说得和咱俩生死相许一样？」

温怀璧「啪」地把筷子往桌上一拍：「朕还没瞎，能看得上你？」

姜虞突然掌控住身体，回身把湿衣服拿出去晾：「要看不上也是我看不上你，人鬼还殊途呢！」

正说着，衣服里突然「啪唧」一声掉出来个灰蒙蒙的东西。

是小草人掉出来了。

姜虞赶紧屈身捡起它，就见小草人已经吸饱了水，被浸得膨胀了一圈，缝在草人上的线绷断了不少，上面的稻草散开一半，露出里面那个叫作「魂引」的黑色木牌，那魂引上未写名字，只用金字刻着生辰八字。

温怀璧赶紧控制住身体，把小草人里的水都挤出来了。

姜虞屋子里没有针线，他找明和殿的下人借了针线要缝补小草人，然后把针线一股脑全摆在姜虞面前：「你帮朕把它缝缝。」

姜虞伸手戳了戳桌上的针线，然后拿起来对着草人比画了两下：「这草人也没用啊，这么多天了，你不还在我这里。」

她拽了拽草人的小头发，然后指着草人的身体：「起效的话，你就该住进去了吧？」

温怀璧看着草人丑兮兮的身体：「朕当然是回自己身体里去。」

姜虞往小草人上扎了一针，慢吞吞把线穿进去：「你死都死了，说不定身体早就烂得只剩骨头了，你回去有什么用？」

温怀璧冷笑：「快缝。」

姜虞突然停了动作，把针线一放：「归心似箭啊！你埋在哪？离大邳宫远不远？」

温怀璧额角青筋直跳：「朕活得好好的。」

姜虞把针线抽出来：「不缝了不缝了，你活得好好的，还要它干什么？」

温怀璧掌控住身体，拿起针线又往草人上戳：「你不是想朕早点走吗？怎么不缝了？」

他垂眼看着小草人，半天才戳下去一针：「你别是舍不得朕走.....」

「我舍不得你？！」姜虞直接打断道。

温怀璧挑眉，继续缝线。

姜虞直接把身体抢回来，拔了针线就拍在桌上：「你天天用我身体作妖，我舍不得谁都不会舍不得你！」

温怀璧瞥着被她放到一旁的针线：「那姜美人应该赶紧缝好它，把针线放到一边去做什么？」

姜虞把小草人往桌上一放，嘴张了半天，最后蹦出句话：「你有本事自己缝，用激将法算什么本事，我才不上当。」

正说着，突然身后伸出来只手，「嗖」地一下把桌上的草人抢走了。

姜虞猛地回身，就见同住明和殿的陆才人正抓着那草人。

她站起身就伸手去抢：「你随意进我屋子？」

「姜美人，是你这屋子没关门。」陆才人微微侧身，整个人后退两步，「我道你找殿里下人借针线做什么，原来是要缝这草人啊。」

陆才人伸手把草人微微扒开，瞥了一眼里面的魂引，然后面色骤变！

她一张脸霎时变得苍白，连红润润的嘴唇都失去了血色，还不等姜虞伸手来抢，就直接把草人扔回姜虞怀里，转身仓皇就跑。

姜虞：「……」什么毛病？

她一头雾水地接过小草人，然后抓着小草人左看右看，最后把里面的魂引抽出来看了一眼。

她顿时脸色也是一变，然后直接开始在屋子里翻找起来：「你这魂引上刻了生辰八字，现在和草人放在一起，一看就是行巫蛊！」

温怀璧不紧不慢道：「朕若是没记错的话，陆才人和李承欢关系不错。」

陆才人走得慌慌张张，想必是去寻李承欢了，怕是过不了多久李承欢就要带着人来搜明和殿，给姜虞扣个行巫蛊的大帽子。

姜虞找了个盒子把草人装进去，又在屋子里翻箱倒柜：「藏哪呢？藏我放银子的地方？」

温怀璧控制着身体，拿着盒子避开宫人们往外走：「你还想把东西藏明和殿？就你这巴掌大的破地方，李承欢一会儿带着人来搜宫，直接能把你那点私房钱全翻出来。」

姜虞冷哼：「你以为我想住这个鬼地方？要怪怪皇帝去。」

温怀璧：「.....」

姜虞又嘀嘀咕咕：「你倒好，一天到晚就会害我，还往里面魂引上刻皇帝的八字，你知不知道先帝一个妃子对太后行巫蛊，后来直接被株连九族，整个宫三四十个下人全送进尚方司里打断了腿！」

她想到魂引上的八字，又问：「不过，你写皇帝的生辰做什么？你不会真想夺舍皇帝吧？你个孤魂野鬼，可别被人家天子的真龙之气克死了。」

温怀璧扒开蓬莱池前的灌木，轻手轻脚走了进去：「朕就是皇帝。」

姜虞沉吟一会儿：「也是，你要是夺舍成功的话就真成皇帝了，到时候你可千万别忘了我，咱们可是穿一条裤子的过命的交情，不如.....」

温怀璧把盒子放在长廊底下，站起来左看右看，然后又把盒子拿出来了。

他寻了个小铁锹开始挖坑，准备把盒子藏进土里，声音凉飕飕的：「不如什么？」

姜虞百无聊赖看着他挖坑：「你还欠我那么多钱，不如你封我是个皇后当当，到时候再给我搞个独立大院？」

温怀璧把盒子往土坑里一放：「朕什么时候欠你钱？」

姜虞看着他填土：「好哇，你那一罐子换不了钱的破铜烂铁你忘了是不是？你们鬼说的鬼话真是一个字也不能信！」

温怀璧把土填实，又往上插了朵小黄花做记号，冷笑：「行啊，你……」行啊，你这记性只有提到钱的时候不差。

姜虞直接打断他，断章取义：「你说行，你答应了！」

温怀璧：「……」呸。

他擦了擦手，从小径又加快步子回了明和殿，走到明和殿门口的时候才道：「朕也不是不可以考虑。」

走小径从蓬莱池到明和殿也要一盏茶时间，他们回来的一路上没说话，姜虞听见他的话，云里雾里道：「考虑什么？」

话音方落，明和殿院子里就传来个尖锐的声音：「哟，妹妹这是又去哪儿偷鸡摸狗了？」

姜虞一抬眼，就见李承欢正站在院里趾高气扬看着她。

李承欢得意扬扬又往前走了两步：「你行巫蛊之术祸乱后宫，好大的胆子！」

站在李承欢背后的陆才人也跟上来一步，瞪着姜虞：「就是！」

姜虞的目光落在李承欢空空如也的手上：「无凭无据，姐姐给我扣的好大一顶帽子。」

李承欢眼中喜色一闪而过：「无凭无据？」

她话音刚落，身后就有个宫人急匆匆跑过来：「婕妤，找到了！」

李承欢从那宫人手中接过草人，然后把草人晃了晃：「如此也叫无凭无据吗？」

姜虞眼睛眯了眯，心里对温怀璧道：「不对，明和殿到蓬莱池走小径一来一回也要半个时辰，李承欢从她那里过来也得半个时辰，不可能还有时间去蓬莱池搜。」

温怀璧慢条斯理道：「先静观其变。」

姜虞目光挪到李承欢手上，又嘟囔一句：「我觉得她是自导自演。」

李承欢见姜虞瞥她的手，于是把手收了回去：「姜美人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」

姜虞走上去要拿她手中草人：「给我看看。」

李承欢急忙后退一步，把手背在背后：「你别想毁灭证据！」

姜虞脚步顿住，突然盯着李承欢笑开了：「姐姐，你平日就不喜欢我，今日你我又起了冲突，这会儿不会是随意寻了个草人来栽赃的吧？」

李承欢咬咬牙：「人赃并获，你还敢抵赖？」

她直接冲着周围宫人们一摆手：「还愣着做什么？把她押去长德殿！」

宫人们得了她的命令，一瞬就全都围了上来，有宫人伸着手就要狠狠推姜虞一把。

温怀璧直接控制住了身体，在那人的手将将要落下来的时候钳制住她的手腕，然后反手一拧，「咔」的一声把那人的胳膊拧脱臼了。

那人疼得五官都皱在一起了，弯身抱着胳膊痛呼。

余下的宫人见状，都不敢过来了。

温怀璧踹了踹面前胳膊被拧脱臼了的宫人：「不是要带我去长德殿？还不带路？」

姜虞见他要去长德殿，急道：「太后可是她姑母，咱们去了也讨不到好。」

温怀璧漫不经心在脑中对她道：「一会儿你装死别说话，朕应付。」

说着，他又踹那宫人一脚，张口道：「走吧。」



李承欢见「姜虞」不仅不慌，而且还叫宫人带路，不由得跺跺脚拧眉指她：「姜美人，你这是不见棺材不.....」

温怀璧瞥了她一眼，似笑非笑打断她：「这戏都开场了，婕妤姐姐一会儿可要好好演。」

说完，他就直接跟着宫人走了。

李承欢看着他的背影，捏着小草人的手更用力了。

陆才人一直跟在李承欢后面，见「姜虞」去长德殿了，赶忙又凑到李承欢耳边道：「姐姐，你刚才还说她一定会把那草人和木牌藏起来的，这东西你是如何得来的？」

李承欢把草人里的木牌抽出来看了一眼：「你说那木牌是黑底金字刻了陛下生辰，你走后，我突然想起来姑母殿中佛龕下有个差不多的，就拿来了。」

陆才人也看了一眼那木牌，见它是黑底红字的，连忙又道：「这木牌除了字的颜色不一样，别的都一样！」

她冲着李承欢比了个大拇指：「高啊，姐姐！」

「历来巫蛊之术都是后宫同审，还不快去把后宫妃嫔都叫到长德殿？！」李承欢烦躁地甩了甩帕子，然后也往长德殿的方向去了。

长德殿里，太后正坐在主殿里与自己对弈，面前的小几上摆了个棋盘。

见有人进来，她皱着眉头把手中黑子落在棋盘上：「今日大家兴师动众地来哀家这长德殿，是为何事？」

李承欢走上前来行了个礼，然后指着一旁的姜虞：「姑母，臣妾今日发现姜美人在明和殿偷行巫蛊之术，祸乱后宫，罪无可恕！」

太后抬起眼来看李承欢，手指还慢慢摩挲着手中棋子：「可有证据？」

李承欢把手中草人拿出来：「就是这草人，她还在里面放了皇帝哥哥的生辰，想必陛下昏迷不醒也与此物有关，实在是.....你干什么？！」

她话都还没说完，手里的草人就被温怀璧抢走了。

李承欢一跺脚，伸手过来就要抢草人：「姜虞，长德殿里容不得你放肆！」

温怀璧微微闪身，抓着那草人来回翻看：「这草人我都没见过，自然要瞧瞧。」

这草人中间也是硬的，他伸手往草人里面一探，就摸到一块硬邦邦的木牌。

他垂眼看着这草人，然后将里面那块木牌拿出来翻看。

姜虞见了那木牌的样子，在心中惊疑道：「这木牌和你那个魂引长得有点像。」

温怀璧的手指轻轻蹭过木牌边角，意味不明道：「不是坏事。」

姜虞夺过身体控制权，伸手蹭了蹭木牌：「摸起来手感也差不多。」

温怀璧没急着控制身体：「木牌都是这个手感。」

「不，这个摸起来贵一点。」姜虞摇摇头，又把木牌凑鼻子边上闻了闻，「等一下，这个木牌上……」

她说着，直接把木牌举了起来，开口对着大殿上的人道：「这木牌上是百转沉香的味道！」

大殿上的人神色各异，太后闭着眼坐在上首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

姜虞咬了咬下嘴唇，然后眼珠子一转，直接「扑通」一声跪在地上，像扔烫手山芋一样把木牌扔在了地上：「太后娘娘，臣妾若是没记错的话，这百转沉香只有太后娘娘一人可用。」

太后常年礼佛，百转沉香是太后特地寻人配的香。

百转沉香虽是沉香，里面却加了许多旁的名贵香料辅佐，燃香之时能闻见其香气变换百转，太后特地起名「百转」，长德殿里常年都燃着它。

太后闻言睁开了眼，目光落在木牌上，摩挲着棋子的手指顿了顿。

姜虞扭头看向李承欢：「婕妤姐姐，妹妹我身份低微，可万没有机会用这百转沉香，又如何会有熏了百转沉香的草人？莫不是姐姐误会了什么？」

李承欢握着绣帕的手指收紧：「姜美人，你别颠倒黑白！陆才人分明告诉我你天天在明和殿里拿着这草人行巫蛊，难不成陆才人骗我？」

陆才人闻言，「唰」地一下站起来：「我说的千真万确，姜虞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！」

姜虞哼笑一声：「可若我天天拿着这草人行巫蛊，这草人与木牌上又怎么会熏上百转沉香的味？」

陆才人走近一步：「满口胡言！难不成还是太后要害陛下了？」

李承欢立马厉喝出声，打断陆才人：「放肆！」

温怀璧见状，在心中问道：「你确定这是百转沉香？」

姜虞捏了捏腿：「你仔细闻长德殿里的味道，这就是百转沉香，我不会闻错的。」

温怀璧余光瞥见太后要说话，于是直接控制住身体，拔高声音道：「臣妾怎么敢给太后娘娘泼脏水？许是鼻子不灵敏，闻错了也说不定。不如各位姐姐们也都闻闻，瞧瞧这是不是百转沉香？」

当初在孤鸿寺的时候无厄只给了他魂引，并未提起其余的事情。这木牌与魂引相似，上面又是百转沉香的气味，说明是太后的东西，想来也必定与他昏迷一事关系匪浅，只是不知道究竟在他昏迷一事里扮演多重要的角色。

太后现在必定知晓他与姜虞之间有联系，眼下许是正酝酿着怎么才能无声无息杀姜虞，巫蛊术是个送上门的由头，若他方才让太后开口说话，太后必定会收回木牌，直接把巫蛊的脏水泼在姜虞头上，将此事盖棺定论，名正言顺地让姜虞死。

但眼下后宫妃嫔们都坐在这里，这些妃嫔背景各异，不乏母家是朝堂中与李家敌对的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太后就算要姜虞死也得名正言顺，这木牌上的香本就是百转沉香，他现在只要把水搅浑了，太后也是无法的。

他话音方落，太后就揉了揉额头，闭上了眼。

大殿里安静得出奇。

过了许久，太后才揉了揉额头：「那就让大家都闻闻，免得错怪了姜美人。」

宫人们得了太后的话，于是走上来接过草人和木牌，躬身交给在座的妃嫔们一个个闻过去。

须臾，殿中响起了窃窃私语声，最终是个武将的女儿站出来道：「太后娘娘，这的确是百转沉香，与这屋子里的香味相符。」

她说完后，又有个品级低些的贵人道：「臣妾也觉得这香……是百转沉香。」

李承欢的脸都黑了，握着帕子的手微微发抖。

陆才人见状，扯了扯她的袖子，悄声道：「姐姐，你别怕，这木牌本就是从小后娘娘这儿拿的，太后娘娘都将它给了你，现在一定会罩着你！」

李婕妤狠狠把她的手打掉，压低声音喝骂：「蠢货！这木牌是我偷的，你没事提太后作甚？！」

温怀璧似笑非笑看了她们一眼，然后又看向太后：「太后娘娘最熟识百转沉香，不如太后娘娘也确认一遍？」

太后坐在上首，闭着眼，许久才又缓缓点了点头。

宫人见她点头，赶忙又恭恭敬敬把木牌呈了上去。

太后睁开眼，将那木牌拈到鼻尖轻嗅，过了许久才道：「的确是百转沉香。」

温怀璧扭头看向李承欢，丝毫不掩眸中嘲讽，嘴上却是楚楚可怜的语气：「婕妤姐姐，这东西是你拿出来的，为什么上面会有百转沉香的气味？」

李承欢支支吾吾说不出话，也不敢抬头看太后。

温怀璧的目光又挪到陆才人身上：「陆才人，先前婕妤姐姐说是你告诉她我每日拿草人行巫蛊，按说这草人也是从咱们明和

殿搜出来的，为何上面会有百转沉香的味道？」

李承欢咬牙：「陆才人，你骗我？！」

陆才人见李承欢翻脸不认人，眼神空洞了一瞬，然后赶忙转了个身对着太后磕头连连：「臣妾没有说谎，臣妾千真万确看见姜美人拿着草人！」

温怀璧哼笑，把话题推回太后身上：「陆才人的意思是，我从太后娘娘的长德殿偷草人？」

陆才人慌了神，绞着帕子：「对，就是你这手脚不干净的！」

温怀璧用帕子捂住嘴：「才人这说的是什么话，难不成你是说太后在宫里行巫蛊，咒陛下？」

他趁着陆才人怔愣，又赶紧看向李承欢：「婕妤姐姐，这陆才人满口胡言，还大胆给太后娘娘泼脏水，她说我行巫蛊，我便行巫蛊？」

殿中一道道目光都落在李承欢身上。

李承欢头皮发麻，她深呼吸一口气：「是我没有调查清楚。」

温怀璧笑咪咪的：「那这草人究竟是哪儿来的？我极少出门，太后娘娘也宽仁，免了我每日请安，所以我根本无法接触这长德殿的事情，莫不是有人故意放了草人在长德殿里熏百转沉香，好嫁祸给太后娘娘？」

李承欢死死拽着帕子，打死不认偷东西的事：「这草人就是从明和殿搜出来的！」

温怀璧沉默地看着她笑，直把她盯到浑身汗毛倒竖，而后才将目光转向陆才人：「巧了，我也没见过这草人，莫不是贼喊捉贼？」

陆才人脑门上都被冷汗浸湿了，她慌张地瞪大眼，语无伦次：「不是我，这草人是李婕妤从太后娘娘的长德殿偷……啊——！」

她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李承欢打了一耳光。

清脆的巴掌声在安静的长德殿里回响，陆才人直接被打得偏过脸去。

李承欢拽着她的衣领：「好哇，你就是贼喊捉贼，不仅栽赃给姜美人，现在还敢往我与太后娘娘身上泼脏水？」

她把陆才人拽近，在陆才人张口说话之前又是一巴掌扇上去：「贱人！」

陆才人直接被这两巴掌打出了鼻血，一滴滴的血落在长德殿的地上。

眼看着李承欢要继续扇她，坐在上首的太后突然出声道：「够了。」

李承欢立马安安静静跪好了。



太后揉了揉额角：「此事尚有疑点，将陆才人和她的宫女都关去尚方司吧，务必查清真相。」

尚方司是宫中监牢，审人几乎都是严刑拷打、屈打成招，关进去的妃子下人们就算能活着出来也会落下终身残疾。

陆才人闻言，跪下猛地磕头：「太后娘娘，臣妾是冤……」

李承欢一脚踹在她背上，把她踢得呕出一口血，然后厉声呵斥：「还敢胡言乱语？」

她看向一旁宫人们：「这贱人惯会坏我姑母的清名，还不把这贱人的嘴给我塞上！」

宫人们抬眼看向太后。

太后揉着额头，摆了摆手，于是宫人们连忙走上前去把陆才人的嘴给塞上了，强行押着她去往尚方司。

陆才人还「嗷呜嗷呜」地挣扎着，但力气不如宫人们大，又因为挣扎得厉害，很快就弄了一身伤，被拖行时甚至在地上划出一道血痕来。

太后手指摩挲着木牌，又道：「这木牌与草人酷似巫蛊之物，此物先放在哀家这里，哀家明日会叫大国师进宫处理。」

她目光在李承欢身上停留一瞬，然后又看向「姜虞」：「此物毕竟是在明和殿发现的，事情尚未有定论，姜美人与明和殿的另一位才人仍有嫌疑，明和殿也需搜宫，你们就先迁去永安宫住着吧。」

永安宫是大邳宫里的冷宫，住的都是些做苦差事的低等下人和戴罪妃嫔，先帝的一个妃子就是在永安宫里投井死的，死后还有闹鬼的传闻。

明和殿里另一位才人闻言，也赶忙跪下来喊冤，太后却摆摆手，直接散了场。

从长德殿出去的时候，温怀璧控制着身体折了枝花。

那花上还有一片绿叶，他执花回首看向殿中的李承欢，而后对着李承欢粲然一笑，挑衅似的伸手把花枝上的那片绿叶给扯掉，一边把绿叶往地上抛，一边还对着李承欢比了个口型。

李承欢看明白了，那花分明是她，被扯去的那片绿叶便是陆才人。

而那口型，是一句话——

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」

她咬着牙看向「姜虞」，却见那片绿叶打着旋落在了地上。

殿中的妃嫔们也都渐渐散了，最后殿里只剩下李承欢一个人。

她没敢起身，跪着用膝盖挪去太后身边，扯住太后的衣袖：  
「姑母，我……」

太后看起来很疲惫，她将衣袖从李承欢手里抽出来：「承欢可知永安宫是什么地方？」

李承欢一直害怕自己这个姑母，如今更是吓得抖如筛糠，但她拼命压抑着自己的惧意，甚至不敢让自己的身体抖得太过明显。

她绞着帕子回答：「永安宫是冷宫。」

太后往棋盘上落了一子，意味不明道：「永安宫里人多，都关的是些不听话的，若是悄无声息死两个，也无人知道是谁。」

李承欢脸色煞白，手指把帕子上那只珍珠鸳鸯拽得都变了形：「姑母，承欢听话！承欢听话！」

屋外又开始下雨了，淅淅沥沥地砸在房顶屋檐上，屋子里没点灯，光又暗了下来。

太后隔窗看了一眼外面浓云密布的天，幽幽道：「下雨了，回去吧。」

李承欢也不敢多留，连忙磕了个头：「是，承欢这就告退了。」

等她走远了，太后才扭过头去，远远瞧着她的背影：「你找个机灵些的去她身边伺候着。」

一旁的婢女走上去给她按额头：「娘娘，您的意思是？」

太后摆了摆手，目光挪回棋盘上。

她落白子吃了一片黑棋，然后伸手把黑棋扫进棋盒里：「承欢骄纵，又与她有龃龉，今日之事不会就此作罢的。」

婢女眼珠子一转，目光落在太后手中的棋子上：「长德殿有个叫觅荷的宫女怪机灵的，奴婢这就去安排。」

太后好像乏了，没继续下棋，而是走到窗前去把支窗摘了下来：「去叫赵鉴盯着，看看李承昀那参将任左侍后做了什么。」

婢女应声，又问：「娘娘，李将军那日用姜美人的异常处与您换这位置，您可曾将陛下离魂的事情告诉他？」

屋外一道惊雷劈过，轰隆隆地响，把婢女的声音盖了过去。

太后的脸被闪电映得惨白，她关上窗：「此事越少人知道越好。」

她的声音很小，还在与婢女继续说着些什么，却被愈发急促的雷雨声盖了过去。

雨越下越大，没有要停的意思，一下就是两三日。

到了第三日夜里，雨才渐渐又小了起来。

姜虞住进永安宫的这三日以来，总觉得有些不对劲。

她总觉得.....有人看着她。

那种被注视的感觉如同附骨之疽，如影随形地跟着她，但她每次突然回头，屋子里却是空空如也。

而且周遭的不不对劲不止是来自那种被注视的感觉。

这几日大雨，哗啦啦的雨声每天不停歇地往耳朵里灌，时而夹杂着呜咽似的风声，但她总觉得好像有什么声音被雨声盖着，那声音断断续续的，听不真切。

但今日雨声小了，这一次她清楚地听见了被雨声掩住的声音。

那是女人的歌声，那声音嘶哑尖锐，如同断了弦的老古琴。

屋子里黑漆漆的，窗外有风刮过，风声低沉，也像人在低声呜咽。

屋子外面也黑漆漆的，除了月光，没有一点别的光亮，只有树影在窗棂上摇晃。

黑灯瞎火的，还下着大雨，谁会在外面唱歌？

姜虞把头埋在被子里，她还觉得冷，于是伸手搓了搓手臂上的鸡皮疙瘩。

那歌声好像离得很远，又闷又虚空，又好像离得很近，穿过重重宫墙在这间漏风漏雨的小破屋子里回荡，就在耳边，好像就在被子外面。

她死死咬着下唇，呼吸都小心翼翼的，终于忍不住叫了温怀璧一声：「鬼哥，鬼哥？你睡着了吗？」

温怀璧幽幽开口：「怎么，怕？」

姜虞忍不住把被子掀开一条小小的缝，见屋里没人：「其实这几天我总觉得有人在看我，但我一直没说。」

温怀璧突然沉默了一下，然后意味不明道：「难不成是鬼在看你？」

姜虞深呼吸两下，强行鼓起勇气起了床，慢吞吞走到桌边点起一盏油灯。

屋子里霎时亮了，但油灯的烛火摇摇晃晃的，像有个看不见的人在用嘴轻吹，屋子里也因为烛火晃动的缘故一直忽明忽暗。

姜虞赶紧回过身，不看那烛火：「你不是总说自己是皇帝嘛，那你倒是说说，这永安宫里还关了谁，怎么每天大半夜的……」

她吞了口唾沫，摸着自己的胳膊颤声继续道：「怎么每天大半夜唱曲儿扰民？」

温怀璧哼笑：「这三年你见朕往永安宫关过人？」

姜虞得了他的回答，心跳一滞，把衣服又裹紧了些：「我就说你不可能是皇帝！这永安宫分明关了个爱唱曲儿的，就算是先帝关的，皇帝总该知道唱曲儿这个是谁吧……」

正说着，那种被注视的感觉又袭了上来，就黏腻腻地贴在她背上。

好像有人在看她，在背后看着她……

她猛地回过头去，却只看见墙上烛影轻摇，只有她一个人的影子忽高忽低。

她头皮发麻，手脚冰凉，咬着下唇又叫温怀璧：「我真的觉得有人在看我。」

温怀璧这回没说话，安安静静的。

似远似近的歌声还在耳边飘，她回过头去继续往床边走，一小步一小步地挪，没胆子大步走。

突然，屋子里的烛火又晃了晃。

她感觉背后很凉很凉，好像那个看着她的东西正往她背后吹气，轻轻地、轻轻地冲着她吹气。

突然，温怀璧开口轻笑：「那你觉得谁在看你？」

姜虞被他突如其来的话吓得一个哆嗦：「你能不能别突然开口说话吓人？」

话音方落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声响，她这回不敢回头了，只觉得有又轻又细的气流落在颈间，又冰凉又潮湿，而耳边幽怨断续的歌声也愈发清晰了些。

她终于受不了了，一个箭步就要冲到床上去，抬起脚时却猛地打了个哆嗦——

灯灭了。